

編後語

今年恰逢哥倫布遠航五百周年(1992年10月12日)和本刊創刊(1990年10月27日)兩周年。今日中國，舉國沉浸在以「求利」為中心的經商熱潮中。在這種情況下，特別有必要回顧一下當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歷史。陳方正的〈重訪哥倫布〉描述了葡萄牙、西班牙在十五世紀地理大發現中的先鋒作用，以及此後長達三個世紀的衰落，說明了經濟發展與擴張，如果沒有相應的法制制度和文化建設相配合，即便可以「創造一個新時代，卻沒有能力接受和掌握由此而產生的下一個時代」。

本期「百年中國」金觀濤、劉青峰和紅標的兩篇文章，均討論1949年以後當代中國問題，我們希望這一欄今後有更多研究當代的論文發表。本刊宗旨之一是促進不同學科以及科技與人文之間的交流對話。李榮基的〈碳60：分子結構的新天地〉，揭示出自然結構與美感的內在聯繫，令人驚嘆不已。與上期有關魯迅的四篇文章相映成趣，本期繼有董炳月從文化內涵來討論周作人「附逆」這一敏感問題，相信會引起注意。趙毅衡的文章則對朦朧詩和後朦朧詩的發生發展及有關詩評的爭論，作出敏銳觀察。自文革結束後，享譽中外文壇的著名作家巴金就不斷撰文闡明做人首先要說真話的道理。在給本刊的〈懷念二叔〉一文中，巴老再一次重申：「治學有骨氣，做人也有骨氣」，而要做到有骨氣，就必須「人說真話」。

本期「景觀」有兩篇文章。從司徒立介紹法國當代著名畫家森·山方的藝術中，我們可以看到西方畫家面對現代主義危機時，怎樣尋找藝術的新方向。而台灣著名詩人余光中談劉國松的現代山水畫，也是側重表現畫家在藝術創作中如何實踐自己對傳統與現代的理解。

最後需要提到的是，儘管擔任編輯助理的黎美霞小姐只在本刊工作了一年，但她對工作的認真負責、待人的熱情誠懇，給本刊同仁留下了深刻印象。現在，她已接受了更艱苦、更有挑戰性的工作，我們祝她工作順利，身體健康。